脂硯齋重評石頭記/第三十九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三十八回

脂硯齋重評石頭記
第三十九回

村老嫗荒談承色笑　癡情子實意覓蹤跡
作者：曹雪芹

第四十回

【蒙回前總批：只為貧寒不揀行，當家趨入且逢迎。豈知著意無名利，便是三才最上層。】

話說眾人見平兒來了，都說：「你們奶奶作什麼呢，怎麼不來了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他那裡得空兒來。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，又不得來，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，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。」湘雲道：「有，多著呢。」忙令人拿了十個極大的。平兒道：「多拿幾個團臍的。」眾人又拉平兒坐，平兒不肯。李紈拉著他笑道：「偏要你坐。」拉著他身邊坐下，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。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。李紈道：「偏不許你去。顯見得只有鳳丫頭，就不聽我的話了。」說著又命嬤嬤們：「先送了盒子去，就說我留下平兒了。」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：「二奶奶說，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。這個盒子里是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雞油捲兒，給奶奶姑娘們吃的。」又向平兒道：「說使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。勸你少喝一杯兒罷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只管喝，又吃螃蟹。李紈攬著他笑道：「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，命卻平常，只落得屋裡使喚。不知道的人，誰不拿你當作奶奶太太看。」

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，一面回頭笑道：「奶奶，別隻摸的我怪癢的。」李氏道：「噯喲！這硬的是什麼？」平兒道：「鑰匙。」李氏道：「什麼鑰匙？要緊梯己東西怕人偷了去，卻帶在身上。我成日家和人說笑，有個唐僧取經，就有個白馬來馱他；劉智遠打天下，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；有個鳳丫頭，就有個你。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，還要這鑰匙作什麼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吃了酒，又拿了我來打趣著取笑兒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倒是真話。我們沒事評論起人來，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，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。」李紈道：「大小都有個天理。比如老太太屋裡，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。從太太起，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，現在他敢駁回。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。老太太那些穿戴的，別人不記得，他都記得，要不是他經管著，不知叫人誆騙了多少去呢。那孩子心也公道，雖然這樣，倒常替人說好話兒，還倒不依勢欺人的。」惜春笑道：「老太太昨兒還說呢，他比我們還強呢。」平兒道：「那原是個好的，我們那裡比的上他。」寶玉道：「太太屋裡的彩霞，是個老實人。」探春道：「可不是，外頭老實，心裡有數兒。太太是那麼佛爺似的，事情上不留心，他都知道。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著太太行。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，他都知道。太太忘了，他背地裡告訴太太。」李紈道：「那也罷了。」指著寶玉道：「這一個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，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！鳳丫頭就是楚霸王，也得這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。他不是這丫頭，就得這麼周到了！」平兒笑道：「先時陪了四個丫頭，死的死，去的去，只剩下我一個孤鬼了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倒是有造化的。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。想當初你珠大爺在日，何曾也沒兩個人。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？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。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，趁年輕我都打發了。若有一個守得住，我倒有個膀臂。」說著滴下淚來。眾人都道：「又何必傷心，不如散了倒好。」說著便都洗了手，大家約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。

眾婆子丫頭打掃亭子，收拾杯盤。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，讓平兒到房裡坐坐，再喝一杯茶。平兒說：「不喝茶了，再來吧。」說著便要出去。襲人又叫住問道： 「這個月的月錢，連老太太和太太還沒放呢，是為什麼？」平兒見問，忙轉身至襲人跟前，見方近無人，才悄悄說道：「你快別問，橫豎再遲幾天就放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這是為什麼，唬得你這樣？」平兒悄悄告訴他道：「這個月的月錢，我們奶奶早已支了，放給人使呢。等別處的利錢收了來，湊齊了才放呢。因為是你，我才告訴你，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。」襲人道：「難道他還短錢使，還沒個足厭？何苦還操這心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何曾不是呢。這幾年拿著這一項銀子，翻出有幾百來了。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著，十兩八兩零碎攢了放出去，只他這梯己利錢，一年不到，上千的銀子呢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拿著我們的錢，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，哄的我們呆呆的等著。」平兒道：「你又說沒良心的話。你難道還少錢使？」襲人道：「我雖不少，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，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。」

平兒道：「你倘若有要緊的事用錢使時，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，你先拿來使，明兒我扣下你的就是了。」襲人道：「此時也用不著，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夠了，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。」

平兒答應著，一徑出了園門，來至家內，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。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姥姥和板兒又來了，坐在那邊屋裡，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著，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。眾人見他進來，都忙站起來了。【庚辰雙行夾批：妙文！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鳳姐，此則先見鳳姐後見平兒也。何錯綜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？】劉姥姥因上次來過，知道平兒的身分，忙跳下地來問「姑娘好」，又說：「家裡都問好。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，因為莊家忙。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，瓜果菜蔬也豐盛。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，並沒敢賣呢，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嘗嘗。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，這個吃個野意兒，也算是我們的窮心。」 平兒忙道：「多謝費心。」又讓坐，自己也坐了。又讓「張嬸子周大娘坐」，又令小丫頭子倒茶去。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：「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，眼圈兒都紅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可不是。我原是不吃的，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，不得已喝了兩盅，臉就紅了。」張材家的笑道：「我倒想著要吃呢，又沒人讓我。明兒再有人請姑娘，可帶了我去罷。」說著大家都笑了。周瑞家的道：「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，一斤只好秤兩個三個。這麼三大簍，想是有七八十斤呢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夠。」平兒道：「那裡夠，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。那些散眾的，也有摸得著的，也有摸不著的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樣螃蟹，今年就值五分一斤。十斤五錢，五五二兩五，三五一十五，再搭上酒菜，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。阿彌陀佛！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。」平兒因問：「想是見過奶奶了？」【庚辰雙行夾批：寫平兒伶俐如此。】劉姥姥道：「見過了，叫我們等著呢。」說著又往窗外看天氣，【庚辰雙行夾批：是八月中當開窗時，細緻之甚。】說道：「天好早晚了，我們也去罷，別出不去城才是饑荒呢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這話倒是，我替你瞧瞧去。」說著一徑去了，半日方來，笑道：「可是你老的福來了，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。」平兒等問怎麼樣，周瑞家的笑道：「二奶奶在老太太的跟前呢。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，『劉姥姥要家去呢，怕晚了趕不出城去。』二奶奶說：『大遠的，難為他扛了那些沉東西來，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。』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。這也罷了，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，問劉姥姥是誰。二奶奶便回明白了。老太太說：『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，請了來我見一見。』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緣分了。」說著，催劉姥姥下來前去。劉姥姥道：「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。好嫂子，你就說我去了罷。」平兒忙道：「你快去罷，不相干的。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，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。想是你怯上，我和周大娘送你去。」說著，同

周瑞家的引了劉姥姥往賈母這邊來。

二門口該班的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，都站起來了，又有兩個跑上來，趕著平兒叫「姑娘」。【庚辰雙行夾批：想這一個「姑娘」非下稱上之「姑娘」也，按北俗以姑母曰「姑姑」，南俗曰「娘娘」，此「姑娘」定是「姑姑」「娘娘」之稱。每見大家風俗多有小童稱少主妾曰「姑姑」「娘娘」者。按此書中若干人說話語氣及動用前照飲食諸項，皆東南西北互相兼用，此「姑娘」之稱亦南北相兼而用無疑矣。】平兒問：「又說什麼？」那小廝笑道：「這會子也好早晚了，我媽病了，等著我去請大夫。好姑娘，我討半日假可使的？」平兒道：「你們倒好，都商議定了，一天一個告假，又不回奶奶，只和我胡纏。前兒住兒去了，二爺偏生叫他，叫不著，我應起來了，還說我作了情。你今兒又來了。」【庚辰雙行夾批：分明幾回沒寫到賈璉，今忽閑中一語便補得賈璉這邊天天熱鬧，令人卻如看見聽見一般。所謂不寫之寫也。劉姥姥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，奇妙之甚！】周瑞家的道：「當真的他媽病了，姑娘也替他應著，放了他罷。」平兒道：「明兒一早來。聽著，我還要使你呢，再睡的日頭曬著屁股再來！你這一去，帶個信兒給旺兒，就說奶奶的話，問著他那剩的利錢。明兒若不交了來，奶奶也不要了，就越性送他使罷。」【庚辰雙行夾批：交代過襲人的話，看他如此說，真比鳳姐又甚一層。李紈之語不謬也。不知阿鳳何等福得此一人。】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。

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，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。【庚辰雙行夾批：妙極！連寶玉一併類入姊妹隊中了。】劉姥姥進去，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，花枝招展，並不知都系何人。只見一張榻上歪著一位老婆婆，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一個丫鬟在那裡捶腿，鳳姐兒站著正說笑。【庚辰雙行夾批：奇奇怪怪文章。在劉姥姥眼中以為阿鳳至尊至貴，普天下人獨該站著說，阿鳳獨坐才是。如何今見阿鳳獨站哉？真妙文字。】劉姥姥便知是賈母了，忙上來陪著笑，福了幾福，口裡說：「請老壽星安。」【庚辰雙行夾批：更妙！賈母之號何其多耶？在諸人口中則曰「老太太」，在阿鳳口中則曰「老祖宗」，在僧尼口中則曰「老菩薩」，在劉姥姥口中則曰「老壽星」者，卻似有數人，想去則皆賈母，難得如此各盡其妙，劉姥姥亦善應接。】賈母亦欠身問好，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著。那板兒仍是怯人，不知問候。【庚辰雙行夾批：「仍」字妙！蓋有上文故也。不知教訓者來看此句。】賈母道：「老親家，你今年多大年紀了？」劉姥姥忙立身答道：「我今年七十五了。」賈母向眾人道：「這麼大年紀了，還這麼健朗。比我大好幾歲呢。我要到這麼大年紀，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，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。若我們也這樣，那些莊家活也沒人作了。」賈母道：「眼睛牙齒都還好？」劉姥姥道：「都還好，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。」

賈母道：「我老了，都不中用了，眼也花，耳也聾，記性也沒了。你們這些老親戚，我都不記得了。親戚們來了，我怕人笑我，我都不會，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，睡一覺，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。我們想這麼著也不能。」賈母道：「什麼福，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賈母又笑道：「我才聽見鳳哥兒說，你帶了好些瓜菜來，叫他快收拾去了，我正想個地里現擷的瓜兒菜兒吃。外頭買的，不像你們田地里的好吃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這是野意兒，不過吃個新鮮。依我們想魚肉吃，只是吃不起。」賈母又道：「今兒既認著了親，別空空兒的就去。不嫌我這裡，就住一兩天再去。我們也有個園子，園子裡頭也有果子，你明日也嘗嘗，帶些家去，你也算看親戚一趟。」鳳姐兒見賈母喜歡，也忙留道：「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，空屋子還有兩間。你住兩天罷，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。他是鄉屯裡的人，老實，那裡擱的住你打趣他。」說著，又命人去先抓果子與板兒吃。板兒見人多了，又不敢吃。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，叫小幺兒們帶他外頭頑去。劉姥姥吃了茶，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，賈母益發得了趣味。正說著，鳳姐兒便令人來請劉姥姥吃晚飯。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，命人送過去與劉姥姥吃。

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，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。鴛鴦忙令老婆子帶了劉姥姥去洗了澡，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令給劉姥姥換上。【庚辰雙行夾批：一段寫鴛鴦身份權勢心機，只寫賈母也。】那劉姥姥那裡見過這般行事，忙換了衣裳出來，坐在賈母榻前，又搜尋些話出來說。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著，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，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。那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，卻生來的有些見識，況且年紀老了，世情上經歷過的，見頭一個賈母高興，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聽，便沒了說的也編出些話來講。因說道：「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，每年每日，春夏秋冬，風裡雨里，那有個坐著的空兒，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，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。就象去年冬天，接連下了幾天雪，地下壓了三四尺深。我那日起的早，還沒出房門，只聽外頭柴草響。我想著必定是有人偷柴草來了。我爬著窗戶眼兒一瞧，卻不是我們村莊上的人。」賈母道：「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，見現成的柴，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也並不是客人，所以說來奇怪。老壽星當個什麼人？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，梳著溜油光的頭，穿著大紅襖兒，白綾裙子——」【庚辰雙行夾批：劉姥姥的口氣如此。】剛說到這裡，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，又說：「不相干的，別唬著老太太。」賈母等聽了，忙問怎麼了，丫鬟回說：「南院馬棚里走了水，不相干，已經救下去了。」賈母最膽小的，聽了這個話，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，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。賈母唬的口內念佛，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。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，

又回說「已經下去了，老太太請進房去罷。」賈母足的看著火光息了方領眾人進來。【庚辰雙行夾批：一段為後回作引，然偏於寶玉愛聽時截住。】寶玉且忙著問劉姥姥：「那女孩兒大雪地作什麼抽柴草？倘或凍出病來呢？」賈母道：「都是才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，你還問呢。別說這個了，再說別的罷。」寶玉聽說，心內雖不樂，也只得罷了。劉姥姥便又想了一篇，說道：「我們莊子東邊莊上，有個老奶奶子，今年九十多歲了。他天天吃齋念佛，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託夢說： 『你這樣虔心，原來你該絕後的，如今奏了玉皇，給你個孫子。』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，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，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，哭的什麼似的。後果然又養了一個，今年才十三四歲，生的雪團兒一般，聰明伶俐非常。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。」這一夕話，實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，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。

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，因悶悶的心中籌畫。探春因問他：「昨日擾了史大妹妹，咱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，又還了席，也請老太太賞菊花，何如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老太太說了，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，叫咱們作陪呢。等著吃了老太太的，咱們再請不遲。」探春道：「越往前去越冷了，老太太未必高興。」寶玉道： 「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。不如咱們等下頭場雪，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？咱們雪下吟詩，也更有趣了。」林黛玉忙笑道：「咱們雪下吟詩？依我說，還不如弄一捆柴火，雪下抽柴，還更有趣兒呢。」說著，寶釵等都笑了。寶玉瞅了他一眼，也不答話。

一時散了，背地裡寶玉足的拉了劉姥姥，細問那女孩兒是誰。劉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：「那原是我們莊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里供的，不是神佛，當先有個什麼老爺。」說著又想名姓。寶玉道：「不拘什麼名姓，你不必想了，只說原故就是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老爺沒有兒子，只有一位小姐，名叫茗玉。小姐知書識字，老爺太太愛如珍寶。可惜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，一病死了。」寶玉聽了，跌足嘆惜，又問後來怎麼樣。劉姥姥道：「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，便蓋了這祠堂，塑了這茗玉小姐的像，派了人燒香撥火。如今日久年深的，人也沒了，廟也爛了，那個像就成了精。」寶玉忙道：「不是成精，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原來如此。不是哥兒說，我們都當他成精。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莊店道上閑逛。我才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。我們村莊上的人還商議著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。」寶玉忙道：「快別如此。若平了廟，罪過不小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幸虧哥兒告訴我，我明兒回去告訴他們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老太太、太太都是善人，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舍，最愛修廟塑神的。我明兒做一個疏頭，替你化些佈施，你就做香頭，攢了錢把這廟修蓋，再裝潢了泥像，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？」劉姥姥道：「若這樣，我託那小姐的福，也有幾個錢使了。

」寶玉又問他地名莊名，來往遠近，坐落何方。劉姥姥便順口胡謅了出來。

寶玉信以為真，回至房中，盤算了一夜。次日一早，便出來給了茗煙幾百錢，按著劉姥姥說的方向地名，著茗煙去先踏看明白，回來再做主意。那茗煙去後，寶玉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急的熱鍋上的螞蟻一般。好容易等到日落，方見茗煙興興頭頭的回來。寶玉忙道：「可有廟了？」茗煙笑道：「爺聽的不明白，叫我好找。那地名座落不似爺說的一樣，所以找了一日，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才有一個破廟。」寶玉聽說，喜的眉開眼笑，忙說道：「劉姥姥有年紀的人，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。你且說你見的。」茗煙道：「那廟門卻倒是朝南開，也是稀破的。我找的正沒好氣，一見這個，我說『可好了』，連忙進去。一看泥胎，唬的我跑出來了，活似真的一般。」寶玉喜的笑道：「他能變化人了，自然有些生氣。」茗煙拍手道：「那裡有什麼女孩兒，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。」寶玉聽了，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才！這點子事也乾不來。」茗煙道：「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，或者聽了誰的混話，信真了，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，怎麼說我沒用呢？」寶玉見他急了，忙撫慰他道：「你別急。改日閑了你再找去。若是他哄我們呢，自然沒了，若真是有的，你豈不也積了陰騭。我必重重的賞你。」正說著，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：「老太太房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。」

【蒙回末總批：此回第一寫勢利之好財，第二寫窮苦趨勢之求財。且文章不得雷同，先既有杜詩，而今不得不用套坡公之遺事，以振其餘響即此，以點染寶玉之痴。其文真如環轉，無端倪可指。】

注释